

情人看剑

侯孝贤的阅读清单

侯孝贤导演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消息传来,媒体与影迷一片震惊。英雄白头、壮士迟暮,往往引来诸多感慨,但一个时代结束了吗?这很难评,那些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,“一连串的蒙太奇,下接淡出”,也是生命常态。侯导家人发布声明说,相信他留下的那些经典作品,在时间的洪流里不但不会被遗忘,他对电影的态度、精神也一定会留存下来。“坦诚相对,留有余地,邀大家一起来完成。”侯导过去的这句话,也是拉开时空维度,要与一代又一代观众持久互动的意思。

有心的创作者会继续从中发掘并汲取养分,比如侯孝贤之所以为侯孝贤,爬梳其电影观念与艺术风格的发展历程,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书单。侯孝贤说过,他对于电影的想法,时常不是来自电影本身与经

典名片,而是文学作品。尽管他自谦过去只爱看武侠小说和连环画,但在他的阅读清单里,不仅包括《资治通鉴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经典,也包括沈从文、张爱玲、汪曾祺、曹冠龙、马尔克斯、米兰·昆德拉、格雷厄姆·格林、劳伦斯·布洛克、古博格·柏格森等人的作品,台湾地区作家则包括陈映真、朱西甯、黄春明、唐诺以及常年合作伙伴朱天文等。“电影比文学晚了十年”,文学小说或传记故事,催生出电影作品。

阅读过什么,如同雁渡寒潭,可以在作品里得以印证,或者留下痕迹。比如从《红楼梦》里,侯孝贤看到的是中国世俗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——恐怕他才是最适合拍《红楼梦》的导演。当年监制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侯导说如果由他来拍,会像《红楼梦》那样

把重点放在大家庭,大宴会场面、各房之间的微妙关系,都是他甚感兴趣之处(见《煮海时光》一书),直到后来拍《海上花》,才算演练这一设想。

侯孝贤还在很多地方提及沈从文对他电影美学的影响,在于以一种非常冷静、远距离的角度观看人间。所以在拍摄转型之作《风柜来的人》时,摆了一堆远镜头,“就像上帝在看这个世界一样”,看似无喜无悲的克制眼光,反而更有能量。侯导的“迷弟”、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后来,在他看来,侯导不是一个“人类中心主义者”,在他的电影世界观里,不论人类、山川、河流、树木,都有其本身存在的意义;黑泽明说他能从侯孝贤电影里看到尘土,也是同理。

侯孝贤与另一位现代作家张爱

玲的关系,也可以成为长篇研究课题。张氏小说对时代氛围、幽微情感的处理,为侯孝贤所称道,他也因此拒拍《第一炉香》,认为自己并非最佳人选;拍摄张爱玲译注的《海上花》,终于与祖师奶奶得以隔空交汇;甚至到了《刺客聂隐娘》时,幼年聂隐娘也有张爱玲小说《雷峰塔》女主角的影子……

这位银幕上的抒情诗人,拥有一座数量庞大的人间图书馆,也可见功夫在诗外。侯孝贤并不抗拒好莱坞电影,认为只要愿意在人文方面或深层思想上能“溢出去一点点”,电影就会好看。这溢出去的一点点,需要文学来加持。

长凤新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电影的玄妙之处

编剧柏邦妮曾说:“电影不是发生在银幕上的那一切,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,那才是电影。”这个说法非常朴素,但却说明了电影是什么,以及电影的玄妙之处,因为,“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”是非常难以揣测的,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河边的错误》,就非常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这一点。

《河边的错误》改编自余华的中篇小说,导演是这几年很受关注的魏书钧,主演是朱一龙。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小城的一系列杀人案,年轻警察马哲负责破案,最终发现凶手是一个游荡于河边的疯子,疯子无法被惩处,继续游荡河边,马哲只好以自己的方式了结了这件事,而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脱罪。经过改编后,故事的发生年代,被放在了1995年,几个被害者也都有了自己复杂的故事。最重要的是,马哲、疯子的处境和关系,发生了重大的变化,他们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,整个故事也有了全新的意蕴,和余华的原作,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
电影采用胶片拍摄,并且努力

还原了1990年代的时代气氛,破败的街巷,关闭的电影院,录音机和磁带、办公室的文件夹、尼龙毛衣、肥裤子、皮夹克,周华健的《花心》,以及小城文学社、诗歌朗诵会,以及诗人和情人的书信往来,都让1990年代再现于银幕上。最重要的是,通过对马哲的集体身份,和集体赋予的荣誉的一再强调,这部电影也再现了1990年代,人们的处境心态。

在改革开放将近二十年后的1995年,人们已经有了自我意识,已经在追求人格独立和人性的丰富,对人的多样性,也已经有了了解,不一样的癖好和性格,也有了存身的弹性空间,但集体的存在,仍然非常庞大,仍然在窥视和规训那些微小的人,不但故事里的边缘人,意识到了这种矛盾,就连马哲,也在破案的过程中,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存在,进而开始打量自己的存在。

这些观念,在余华的原作中已经有所展现,但并不是故事的最重要主题,原作讨论的是,如何用一种荒谬的方式来对抗荒谬,在这种对抗荒谬的过程中,人会不会发生一

些变化,会不会在这种处境里堕落。魏书钧对这种观念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提升,并且和当下的社会思潮和电影观念做了融合。疯子成为一种更具隐喻感的,毫无来由的存在,像是命运本身,或者死亡本身,不容分说,也没有逻辑,一旦要探查和理解其中的逻辑,就必然走在了通往疯狂的路上。在这种刚性的,但却荒谬的存在之下,不论是小城警察,还是游荡在河边的社会边缘人,作为单个的人,其实都变得极其脆弱。

显然,电影《河边的错误》对电影最重要的,精神性的、观念性的线索和主题,做了长期的、严格的讨论和建设,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这个主题,并且成功地展现了出来,从影评人的反应来看,大家也get到了其中的意味。但难题就交给了观众,面对这样一个改编自将近四十年前的小说,并且设置了深层观念主题,糅合了现实和梦境,展示了人类内心的疯狂和非理性的电影,观众能理解吗?会有收获吗?会产生化学反应吗?

从票房和评论来看,观众和这部电影,产生了奇妙的关系。当这部电

影在戛纳电影节露面后,获得的评论是褒贬不一的,豆瓣热评第一条是“拍电影不能让观众试图理解你”,并且得到了近五千点赞。但在国内正式上映后,余华小说改编、在戛纳展映、朱一龙主演、连环杀人案、九十年代这些点,为电影带来了第一波关注,但当第一波观众抵达影院之后,所有人发现他们面临同一个问题:看不懂。但紧接着,影评人们的解析,又激发了观众们解谜和寻找印证的心态,社交媒体上,随之出现了大量解谜心得,而这又进一步激发了观看的兴趣。《河边的错误》票房迅速过亿。

当然,这一切建立在电影的叙事过硬,技术过硬,观念设置很完整,而且符合当下社会心态,演员演出出色等前提之下,有了这些前提,后面的化学反应,才成为可能,解谜这件事,才能够成立,并且带来观看的乐趣,以及互相印证的乐趣,电影和观众之间,才能真正发生点什么,这部电影,才真正完成。

韩松落
作家

钱眼识人

二手的素材,一手的情感

初看新片《二手杰作》的预告片,我是有吓一跳的,感觉对于文坛八卦的影射好像过于直白,表面上看它要好好吐糟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交手并败北的文化现象,顺便嘲讽一下热搜的游戏规则、网暴等时代症候。可是等我真的走进电影院观看时,发现这部电影骨子里,它居然成为一个父亲,一个老派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,在痛苦中涅槃,在死寂中和解。

男主角于和伟贡献了有碾压效果的好表演,就像把曹操的猖狂和刘备的憋屈集于一身,丝滑切换,看得过瘾。而曹操、刘备又何尝不是中国中年男人两幅戏剧化面相,电影大概率是改编自一部好莱坞喜剧,已故喜剧巨匠罗宾·威廉姆斯2009年的同名电影《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》。故事内核是这样,一所重点高中里,生活着一对废柴父子,阴差阳错,儿子从女生宿舍楼上摔下来,一

时半会醒不过来,情急之下,父亲给出解释版本,为什么?是为不被俗世所容的高洁、纯粹,猛兽独行,哪怕为理想血肉模糊。孩子所谓的遗书还有遗作被放到了互联网,这是不世出的天才作家。答案呼之欲出,儿子“死”了,父亲代子出书,书稿其实都是自己被出版社退回的“废纸”。于是,一个非常巧妙的生死扣诞生了。儿子“死”了,但是又以天才作家的面目活在疯狂的粉丝心中,代表着理想主义在流量时代的混沌浮光。父亲在庸碌中其实早就“死”了,被领导、学生、老丈人甚至老婆都瞧不上,但是这次借儿子的名字活了,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儿子的浑噩、荒唐被一笔勾销,班花当神崇拜。老子的平庸、窝囊也被忽略不计,一百万销量让他可以带着儿子的名字登上年度人物领奖台上,徐峥、宁浩亲自颁奖。

说起两场让我泪湿的戏,第一

场是恼羞成怒的父亲像末路疯汉逼苏醒后的儿子说:你的书到底谁写的?结果,聪明反被聪明误,自己百口莫辩,学生群起嘲讽,斯文扫地。这一刻想到了《霸王别姬》,被围攻的“虞姬”,是戏霸,戏疯子。真正摧毁的其实不是所谓畅销书作家的尊严,而是父亲一时没有珍惜的师长身份,无论线上还是线下,一旦到了要自辩的环节,当事人名誉已经岌岌可危。另一场是为了救人,父亲“好为人师”,讲人生道理,一定要学会和解,结果是救了,自己一出溜也从天台跌下去,此时,BMG是毛不易《像我这样的人》:像我这样优秀的人,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,还在人海里浮沉……过往种种倔强,如电影般掠过,和解了吗?以“死”和解吗?结尾字幕里兢兢业业上课,依然笔耕不辍的马老师,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,充满无奈。

演员于和伟凭借极强的信念感,可能演了一个他之前并未接触过的角色,复合了父亲、失意者以及酸文人等诸多人格,夸张的表情动作又不能让人觉得油腻倒胃口,这里的分寸确实比较难以拿捏。为此,于和伟大概是发明了偏分头的演技,如何让它有情绪,激动、尴尬、痛苦、决绝……电影在他的演绎下,从“父子主题”悄悄地滑入“中年危机”命题,并且精准地锁定了,码字男人这个族群。“二手杰作”的片名很像是我们当下一个绝妙讽刺的寓言,一手的情感无所安放,薄脆如纸,而二手的只要脸皮够厚、说不定也能杀出一条血路,杀着杀着,还真能渗出一些隐秘的真情真表达呢,谁知道呢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离婚成功学

离婚后杀回名利场狠狠搞事业,似乎已经成为女明星们某种绝对正确的成功路径。

所以,章子怡汪峰宣布离婚,社交平台上最兴奋的期待看到新作粉丝,最热门的话题也是章子怡担任主演、即将开机的新片《酱园弄杀夫案》。无数人津津乐道,这一次,章子怡终于可以走出家庭,以一个非她莫属的角色重回巅峰。

如果再往前推,类似的场面也发生在很多离异女明星身上。人们不再感慨金童玉女幻梦的破碎,也不再哀叹“不相信爱情了”,而是以热烈到甚至欣喜的口吻,祝贺“姐姐们”重新出发,从此美得自由自在,开启事业的新篇章。

说起来,这种女明星从婚姻中挣脱而出、幡然悔悟的桥段,像极了某一类“追妻火葬场”的网络爽文。在这类爽文叙事里,她们最初总是被爱蒙蔽双眼,甘心洗手作羹汤,直到被背叛、被辜负,才擦亮双眼,对负心的爱人施以无差别的碾压。

然而浅薄的生活常识告诉我们,性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。真正想要踩准风口、展翅翱翔的人,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。他们或许会有短暂的休憩,或许会有真情的流露,但在决定的命运的关口,他们从来不舍于快刀斩乱麻。所谓被爱蒙蔽双眼,所谓被伤害后才绝地反击,往往是外界自以为是的想象。

说回章子怡,八年的婚姻并非对她全无益处:你或许看到了她在横扫各项大奖时嫁为人妇,却没注意到她在婚后悄然打入母婴市场,从此代言费拿到手软。你或许看到了她在婚姻真人秀里夫唱妇随,却是否细数过她在投资市场高歌猛进?联系到今天的重回影坛,她的清醒或许根本与婚姻无关,而是从来如此的步步为营。

三岁看老,当年那个咬着牙在舞蹈学校勤练苦功,在片场吃尽苦头想要得到导演认可的小女孩,或许始终活在章子怡身体里。她从这场8年婚姻里得到的,未必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多——尤其是在市场热捧女偶大女主、中生代女星好剧本寥寥无几的这些年,她没有太多浪费气力,也从未停下拓宽财路脚步,如此休养生息,何乐而不为?

换一个角度看,“只有事业不会辜负你”的价值观固然实用,也实实在在有些矫枉过正和单一狭隘了。女明星也好,普通人也罢,舆论对多样的人生选择越宽容,他们才越有可能遵从内心,轻盈出发。否则,让没有事业心的非要摆出高歌猛进的样子,让头脑空空的非要张扬大女主的台词,只会是慌张尴尬又不自在,终究要败下阵来。

曹原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登